

壽

問天下歸仁在一日之內何如是之速曰歸仁不是稱許天下不指人謂能克己則無所不仁即君仁莫不仁之說同

問質直與直內何別曰質直說守着氣質不壞直內便有擴而充之意思不限於氣質問善人與質直何別曰善人也是個質直但其質是美的

問學者只守得在我察言觀色不幾於外乎曰此合內外之道正是格物道只有箇時而已事

變低昂輕重損益於其間安得而不裁之裁之者自不舍外而專內

問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曰友也者欲其交相益但心術之微各人自知故我之所以處友只好以外面可見之文講論規勸他實做不實做我不知之惟我之所以取友而自處則一言一動無非欲爲我進德之助不使爲虛交呵問正名是確論子路是高賢如何有子迂之曰此見聖門實落用工處正名乃孔子力

子路所能及不安於其心便不強然於口與見南子不悅同意問如此恐自立門戶不善學聖人曰此正是善學求聖人於吾心而不求聖人於聖人否則非自得之意問如此於傳習處恐欠曰以心傳以心習如其習則劇辯皆習如其非習則唯唯皆虛

問下學上達曰一串事不上達則下學俱非問性相近也之性是氣質之性如何孔子不直推本然之性曰性便是性無氣質本然之分性

之本然者善也相近謂善之在氣質雖有分量然相近而皆不為惡也

問宰我聖人之徒如何短喪曰此正見宰我高處喪不止衰麻哭踊之事要從中有痛親之心宰我之期實落行得期年間何故孔子切責曰學所以求其至聖賢受授各盡其心之所安否則何以為孔子之教

問君子尊賢而容衆云云曰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二句必得諸師門者誠至言他病痛

到末三四句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此是實話但學者不可先存此心只宜有細行必矜的意思直要到動容周旋中禮

問堯曰咨爾舜章大意曰數帝王辭事各不同總是一箇為民

問孟子王道之始王道之成先將不違農時數件行幾年纔把五畝之宅法制來行曰此等須細理會若論聖王起得手便做合下便要行五

畝之宅法制孟子意元不謂一始一終先此後
彼只因惠王以小惠望治故闢其爲末務若欲
得民須實落務本則可務本之道有此二樣一
樣誠於愛民而未盡其所以處之者一樣盡法
制品節之詳斯二者雖其獲效淺深不同然皆
足以得民心非若小惠比也

問愛牛之心如何便是保四海曰心只是這一
箇心便是人的真心二三其心便是私意起把
這心來蔽了齊宣王於殺觶之牛無此相干故

無所蔽若於百姓這點心豈沒有只爲爭地爭
城便殺之而不惜窮奢極欲便橫征而不惜逞
氣作威便嚴刑而不惜不能依見牛而發

問文王之囿民何以爲小曰利與民同問聖世
之民亦好利曰趨利避害人之常情問堯時何
以比戶可封曰聖世之民大率順其常俗不爲
狡猾奸詐如何把利都絕去了

問不信左右諸大夫而信國人則親踈倒置反
起在位之疑曰只是取个公的意思便未說必

信國人左右諸大夫定不信

問如何是不動心曰不動心即是正心不動之至便是從心所欲不踰矩踰則動矣問如何養氣是不動心的工夫曰心有主則能不動主是主於理理未嘗動所動者是氣氣動則心之體隨失其全問黜舍亦有主如何不及曾子告子亦不動心如何不及孟子曰不動有二一是養而復其本體故不動一是硬把捉暴其氣而不動固無暴即是養的意思否曰不同動心的是

無養強制不動的是暴無養是忘強制是助必有事勿助勿忘纔是直養而無害宋人揠苗一段專是指告子病上說問告子是何等學曰告子是禪學放下心問氣是聽使的無能爲者如何欲不動心反在養氣曰養氣工夫只是一个持志持這志將來集義問孟子分明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志壹動氣氣壹動志元道兩個工夫曰工夫只一个但有兩樣名目持志是守我見在的養氣是逐漸變化全其中和之極問如何

又說知言曰心明白故能知言明白是無疑惑
無疑惑則無恐懼是不動心問如何孟子斷告
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說不可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說可曰勉強就其中論是如此未有真然
罔覺的人無悍然不顧之病問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是何等模樣曰也是要持志失其持之之
法所以不能生浩然之氣問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如何定然不好了曰人只有這心運用又不
去求了再說恁麼問氣壹何得動志曰合下不

好之甚一時如何便變得所以不免見動於暫
要之就有定時問道與義即是志壹上見否曰
便未見得但其端已呈露於此到得塞天地纔
無往而非道義問如何是塞天地曰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下無一物而不與吾同氣故唯君子
爲能通天下之志學到通天下之志纔復得至
大至剛六合之內六合之外何件不與吾此氣
相通問義何以謂集曰一舉事而無不宜謂集
只一處宜便是襲

問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如何只有大舜能之曰不見人不見我只見得一箇善此外更無一些繫吝安得不是大聖人

問伯夷柳下惠何謂聖人曰只不屑二字這點心難昧問如何君子不由曰自大中之道視之却如此問何謂大中曰一無不屑

問孟子受宋薛之餽如何只在辭上取曰有意即有辭取其辭所以取其意於齊而未有處故不受當時齊之餽辭豈不也執一端觀他意

不是隨他說得好也不取了

問曠安宅舍正路孟子謂哀哉哀哉者憫而不絕之語此正是聖賢仁天下之心否曰然

問眸子何以觀得人曰人心昭見於眸子我之心亦昭見於眸子觀其眸子是以心感心問俗眼何以不驗曰未盡心問衆人類未盡心如何皆可為觀具曰具觀者顯形為觀者顯明邪正各有形明非正不足

問大人赤子有別否曰大人是盡性的赤子只

取其情真哭笑飲食悉由中發畧不規避些子掩蓋些子更無機關安排大人盡性却只把這心來運用問情既真則性已盡如何又有別曰這情只依得氣質發來氣質好便好不好便不好尚無善反之功

問博學詳說之將以反說約如何曰反說約就是博學詳說時的意思

問性智之別曰行其性之謂智性是天德智則達天德問如此何故又有惡於智曰所惡於智

不是智錯認機巧是智皆鑿性之斧

問匡章通國稱不孝縱有可哀亦當斥一人以厲俗孟子何以與之曰聖賢是是非非當於心而止豈以他念眩其真也問夷齊何以諫武王曰夷齊之心直以武王為非是問如此何以謂之皆古聖人曰夷齊於武王異見同趨其心出於天理而非自私自利則彼此如一

問舜封象有痺而周公使管蔡監殷竟殺之不亦踈乎曰二聖人處骨肉之心同但象惡著可

以豫處管蔡中人之才便未虞他至此恰被武
庚一誘即定叛策問周公畢竟謀拙曰這裏堯
舜其猶病諸堯若神於知人定不使鯀治水
問孔子獵較獵較非道明也同於俗不嫌爲其
欲行道也不幾於枉已正人曰貶其心而從之
謂枉順其心而宜之謂時獵較非枉也時也問
順貶奚別曰事理當然心則知之從違之機乃
成順貶問獵較如何是事理當然曰見其道有
可行之兆如何不做問孟子如何把見諸侯爲

枉已曰不可見行而見必非心之所安如何不
是貶問學之道實以同俗爲當乎曰非也苟有
行道心同之可也苟有衛道心背之亦可也
問欲知人何以論世曰當於時謂之道簡冊所
載雖可觀苟不以時措之未見其可
問程子說才與孟子異朱子云孟子只見得性
善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氣質之不同程子說得
較密然否曰孟子說得盡程子只說得一邊論
氣質雖極惡人未嘗有絕無一些才的有這一

些才便是這一此善只是瞞昧了此才而為惡故能盡其才隨在皆可以為善孟子性善才善者以此程子徒指其目前未定之天而不及竭才善反之功則其論非密明矣

問古今異世貴賤異位彼此異遇如何得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曰法堯者法其心法堯心者法吾心堯之服服言言行皆心之著也吾之心堯之心也循其心之所安則堯在我

問杞梁妻哭其夫而崩也陽為之崩何孔子之

慟顏子也無其感也曰此仁而過之者過也慟以獲驟效孔子順其當然慟亦中矣問如何慟曰慟是他人名之孔子心上無慟

問孔子奚取於狂狷曰取其真心做故寡諧合失便宜而不顧問奚絕於鄉原曰絕其昧心做故違道干譽為之

問定性是性既壞而定如何又說性善人人所同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氣有純駁理因有顯晦理有顯晦未嘗有息滅定性只是定氣氣定

而理自顯

問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何謂腔子曰對逐物而言

問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去者是意然否曰心意只一件意去心便去去來由心

問延平云心實則物乘物乘則動動則氣乘氣乘則惑惑則不一何如曰氣物相乘動實而或即一時事都是邪狀能驗喜怒哀樂前氣象無不閑矣

問孝悌慈俱是天性如何只有慈箇箇人全行曰天性人人完具只爲與人有相干便被物欲掩蔽不能透出惟幼子以誠遇我我感其誠無所用其私意所以真心俱透出來若不孝不弟却因親長移了所以人處年大之子也有不慈的

問情慾念意志之別曰感乎物之謂情愛乎物之謂慾存於心之謂念觸於念機動於情之謂意起於念神主於向之謂志

問德業知禮成性道義奚別曰德業知禮學者
功夫之目成性道義人心稟受之理窮理爲智
循理爲禮窮是循的意思循是窮的著見一也
智之成曰德禮之就曰業成性是道義之總名
道義是成性之別名道義運於心曰知道義見
於事曰禮

問經權曰權之主宰處是經經之運用處是權
朱子亦曾說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問
朱子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曰事有常變道

無常變問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
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如何曰守常道便
是經正即是經綸天下之大經如何人皆能之
權非體道者不能體處便是經問權是如何體
段曰精義入神以致用

問朱子謂經者萬世常行之道權只是不得已
而用之如何曰聖人之所能常行者只是箇誠
誠即是經誠之用處是明經之用處是權知其
爲不得已即是誠問伊川謂權即是經似然曰

然問文中子謂權義舉而皇極立也見得曰然
問莊子謂小變不失其大常如何曰此說非問
孟子如何謂嫂溺援之以手權也不曾將權對經
親禮也曰孟子只說禮也權也不會將權對經
說孟子之意謂男女授受不親先王制禮以教
天下則然到得事勢危迫則又酌量行之故禮
也有經權權也有經權問先王制禮亦有未盡
善曰先王制禮豈有不善只立得箇大疆界其
間委曲又須人隨時酌量總是經為主問何故

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又做兩樣道來曰
不是立於經立是隨其所至能奮力持守之意
權便到隨事順理處

問太和太虛曰太和太虛之顯也太虛太和之
本也太虛不可獨言理太和不可獨言氣不能
無而強名曰虛無所有而強名曰和理氣不能
獨見而強名曰道故易以主之神以行之德以
實之虛非和不和非虛不虛不和則物非其
物也此橫渠子深於道之言也

問河圖道其常洛書盡其變如何說曰河圖主體言其數生洛書主用言其數尅體是用之體用是體之用無有二也圖是先天就象而言其意書是後天由意而論其象意乃命之流行而不已者日新之謂盛德此也象乃性之一定而不易者富有之謂大業此也問學此者何以取益曰日用常行無往不是這道理問這幾圈子何如合在日用上曰人性只有箇五常人身只有箇五官天下物類只有箇五聲五色五臭五

味俱是五行的道理人能完五常之本立此心全體便是先天而天弗違與河圖合而大常具人能盡五官之職達此心妙用便是後天而奉天時與洛書合而至變出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二句恐非有見之言禮樂豈不自幽而出畢竟將禮樂認作粗迹曰此理一也顯而明便名之曰禮樂藏而幽便名之曰鬼神故鬼神禮樂之本也禮樂鬼神之功也分說亦可

問如何吉凶貞勝曰此見得道理如刀口上立
出此則入彼未嘗有兩扛合界的

問神化不明白曰神化只有張橫渠說得明白
心不昧其心是神事不逐於事是化

問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曰此言聖人妙用
如夷惠局於清和便有迹而發不微便着一處
而不能克周

問夏忠商質之別曰忠只有這箇意思質便已
有作為但無文采問三代俱自是聖人何故

尚質尚文不同曰此乃聖人順時之治隨人情
而為之用皆理之所當然可以繁而繁可以簡
而簡無有餘不足之弊問馬遷救弊之說是否
曰若說救便似矯不似順非聖人本意

問欲意思發作何處下手曰生生之意仁也在
天為春當於秋冬體出春意試思之

問敬者德之聚曰這道理萬物一原一念提起
萬善咸集所以惟狂克念便作聖只念頭真切
一境徹而萬境融

問舊俗難變則奈何曰試勿忙隨可做處做
問作輟乍而悔吝多如何曰只是意思不真切
是心如饑之欲飽無所往而不求食問如何得
此心如此曰是心原是如此只被物欲牽引湏
是克已

問人有大過可改而為善否曰昨日為惡人今
日改即為善人行之至則為聖人但今日猛思
復則可若昨日便云過可以改姑俟明日未為
晚便是終不可入堯舜之道

問顏子已能已多何又費辭於不能者寡者曰
此自人斷顏子是如此顏子所問之事實顏子
之所未能而不能者寡者之能問有若無實若
虛曰二若字正形容顏子虛已聖賢之心望道
未見所以日新富有何嘗見得自有自實問犯
而不較曰不較不足云惟顏子有犯我有以致
之不謂之犯問我十分是亦不與較恐亦不中
理曰不較是不動氣

問如何能改過不吝曰改過不難虛心難問如

何分改過虚心做兩件曰惟心虛能決是非善惡若爲毀譽利害亦能改

問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知行信是兩箇曰人莫不有知而患於不能行所以不謂真知王忱不艱者忱則爲真知即可見之行而無所難何曾有兩套

問反已之至必至舍物如何立正物之功曰反非忘物咎自己處之不當反而求其所當爲故懲物剖物震物皆反也故正者反之實正已而

物正者也

問德既易簡如何復能知險知阻曰易簡是誠知險阻誠則明矣人既無私意則心不擾自能察見變故

問荀子云誦數以貴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與學聚問辨寬居仁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同否曰論爲學之方豈不是同只是所以爲學處各不同故不免爲荀子所以學莫先於討箇大頭腦這裏分明則

學問工夫俱是實事

問致知如磨鏡却是逐塊明還是一齊明曰事物雖多心體只有一箇工夫只有一樣其間明有難易處如鏡受垢有厚薄故耳

問聖賢何以慎言為訓曰天理有碍人欲難於躬行但此心明白不能自己於口所以聖賢教人謹言只為欲人謹行

問識悔吝如何模樣曰悔能自識吝則不能識識吝時即是悔

問康節數學是聖人之事否曰聖人與事應行肯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康節合下理會這件不是聖人本意問其書曰非濶大胸襟精詳知慮不足以窮天地萬物之變若此

問毀譽利害得喪不當論如何周公居東孔子畏於匡武王勤勤於牧野之會謂置此不足論則隨時變易以從道何處憑據為體認之地謂求道自此出則是非之心不容一物不幾於雜乎曰三者勢也勢出於道則道全勢自為用則

勢勝

問人既往失學忽然下手且在小學上做起如何曰且不如此說為大人之學不是定要先為小學以立本只為小兒時志慮未定血氣未完未可教以窮理正心又不可使之放逸嬉戲姑且示之以象他日長大然後由象以示意耳

問去令員存庶功夫曰只要求箇公公便看得人與己一般作用看得瓦礫金銀一般貴賤則自無不庶便義之盡為仁之至

問禮記是傳儀禮周禮是經如何取士用禮記曰名物度數之書只好一時用惟是說義理的纔可以為教

問左氏識得為國以禮的道理一部左傳動必律諸禮曰他認禮錯處議論便走作

問史載往事世遠失真如何辨他曰所以讀史之意只為借古人已行之事開發吾聰明他紀載真贗且不論若比方人物根求的當祇為博洽具耳問如此則史論不須作曰須借其事斷

自家的心徒長短其人即是閑說話問從我之心而不得其入之心如何曰以聖入之心則無往而不得以非聖入之心度聖入之心而不得則是我之理未明更當在明理上用功以聖入之心度非聖入之心則自能先覺故孔子能作春秋

問君聘臣夫迎婦尊先於卑何義曰軋知太始坤作成物問父子何以不然曰父養子幼子養父老亦此義

問父母同命異指則誰從曰從我問如何是從我曰從我之所不容已處為之父母同時命我而有異指必兩人志意睽隔便須先為調停之策令其諧和始得問事急不容做調停功夫則當誰從曰當時只為兩人自家爭氣料不十分怪人子安得不姑置其事且從調停上做

問八議合議親瞽瞍殺人何得臯陶便執曰臯陶初時但知殺人者之為瞽瞍不知為天子之父到得成獄時畢竟不殺瞽瞍問舜曷為逸曰

議可以出臯陶而舜不安於自壞其法父既不
能化何以自立於民物之上故只有走這一着
聖人咎已之學如是而已

問子壽子伋曰壽愛兄伋愛父然皆不知所以
爲愛故君子貴學問愛父而惟知順其令愛兄
而惟欲存其生此其知量之所及何暇他計曰
天原初生來是非之心原是知周萬物有一毫
失陷便非降衷之本然

問古父在爲母齊衰期今則不然是否曰聖人

制禮只是順人情古時婦人不得專如今人家
夫婦並隆爲人子者便見得有兩重之義問
嫂無服今起自何義曰此亦情也時也情生於
時問人情萬古不易如何不同曰人情生於所
感感則隨時而出

問教之道曰只在敬寬二字舜命司徒曰敬敷
五教在寬聖人之教隨材因病變出不窮這須
自吾心斟酌故不敬不可然必使人自得心會
而神移之纔有補於性分故不寬不可敬者教

之本寬者教之節

問漢高爲義帝發喪非其真心不過得於人之
遮說何以服得人心曰以發義帝喪爲服人心
甚可笑以英雄豪傑得三老之言爲至寶不過
是一詐術世之無人亦甚可笑大段後世之治
講來講去了一箇霸術尚不能是誠可哀也

問經世書儕伯於帝皇王之列如何曰春秋深
予五伯亦自有不容已者天下無王而彼猶稱
其名以少安其民不猶愈於已乎問如何又曰

正哉伯曰在桓文自處而言誠天理之大罪人

凡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當
時如何做工夫曰文正公未得考而知但學者
於此時只當養那至公至明之體到後來出仕
自迎刃而解事若宿緒

問唐虞諸臣同列其身後各不同如何曰禪天
下之位莫若德故舜受堯之天下享天下之報
莫若功功莫切於除民害切則速故禹以身有
天下莫厚於全民生厚則緩而又故后稷至文

王越數十世而有天下享國八百載莫善於復
民性善則民喜焉而弗知弗速弗緩故契之後
湯繼夏先周而有天下臯陶刑官也刑以殺人
傷天地之氣功成而事不顯于人心故不有天
下

問明道有治天下之才否曰觀明道十疏便是
知得治天下易簡之法若伊川晦庵奏議自覽
與明道更別

問鍛鍊世事可爲致知一助否曰運弄事

是心體發越處愈鍛愈熟愈鍊愈精總屬內
心工夫若以助觀便岐而二之

問古司徒掌邦教元何不隸宗伯曰古今治亂
盛衰根源在此

問什一天下之中正後世費多如何行得曰古
者量入以爲出後世却量出爲入不免過取天
地間盈虛消息適相當自不乏

問舉業要法曰舉業自有要法但習舉業而求
其要此心已有欲速之意便失之矣所謂要法

只在明理養心明得理養得心定自然出辭氣
斯遠鄙倍矣

問作文法曰蘇氏云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
不可不止二句盡之只求明理養氣不待承襲
舊套自然吐詞爲經其要在了其意之所欲言
而不贅不俚情以時遷則言以情遷言以情遷
則章以言遷此不能一律計故文章之變以順
時明道爲本韓柳歐蘇諸大家能順其詞氣於
時惜乎於道或有戾故恐非垂憲之言耳

問左馬之文特出百家其長何在曰史記弘邁
之文左傳約束之文降是冗雜卑陋所以不及
然亦是有心脩辭而已於道槩乎其未有聞若
孔子十翼不意於工而警拔今古纔是真文字
問若如此作文只須學繫辭諸篇曰學十翼文
法與學史記左傳一樣總是脩辭須脩辭立其
誠則可孔子聖之時陰陽之理備於心於是乎
贊易故十翼皆心聲也非騰口說也夫是之謂
誠

問四聲韻是否曰天地實有此理非深於造化之妙者不能爲之問沈約拘泥四聲如何不是曰平上去入開發收閉內外八轉這是自然之理上平不能移於下平東不得下於江剛不得先於寒乃一定的天序沈約四聲八病之非只在作用處小了非謂四聲不是

問祭祀如何使得神來格曰神不在宗廟而在人之心親死矣而神在於子之心故果辭樹矣而仁具於核種而發則如其母其神足耳是以

惟孝子爲能享親孝子與親同心能全乎所具之神否則求諸宗廟之神矣如果鑽核以洩氣其安能生問天地如何格得曰天地便是大父母與天同德亦是天神足問文廟祭何如曰於聖人之心一般便是這神相通問有功而祀如何亦感得他曰他費心力幹立是他精神心術之寓我享他利業感而不已便是我精神心術之寓所以相通問非其鬼而祭之謂無益曰正是如此

問墓祭非古不祭非情如何曰祭者祭其情也
行者行吾今也何以取必於古問如此不幾於
任情徇俗曰人從朝至暮何往而非情何往而
非俗只於所不容已處得爲而爲之即是理
問家祭當何如曰此禮甚難言宗子法不立便
件件俱差只好隨處調停少展子孫之情俟其
可建立可變動時不令放過

問何謂元聲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的是元聲問如何奏古樂則人心難動

曰人情日靡蕩如何應得元來
問作樂如何是宣八風之氣曰
地生長收藏自然之氣喜怒哀
育同流行乃是聲音之正

八化

問墓祭非古不祭非情如何曰祭者祭其情也
行者行吾今也何以取必於古問如此不幾於
任情徇俗曰人從朝至暮何往而非情何往而
非俗只於所不容已處得爲而爲之即是野
問家祭當何如曰此禮甚難言宗子法不立便
件件俱差只好隨處調停少展子孫之情俟其
可建立可變動時不令放過

問何謂元聲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的是元聲問今如何奏古樂則人心難
曰人情日靡蕩如何應得元來
問作樂如何是宣八風之氣曰八方之風乃天
地生長收藏自然之氣喜怒哀樂之情能與化
育同流行乃是聲音之正

書